

全三卷 **下**

平江不肖生 ○ 著

山西出版传媒集团

北岳文艺出版社

江湖奇侠传



杨笈 ○ 插图

平江不肖生◎著 杨苇◎插画

江湖奇侠传

全三卷
●下

民国武侠·插图版

山西出版传媒集团



北岳文艺出版社
BEIYUEWENYI PUBLISHING HOUSE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江湖奇侠传 / 平江不肖生著. — 太原 : 北岳文艺出版社, 2015. 8
ISBN 978-7-5378-3784-2

I. ①江… II. ①平… III. ①侠义小说—中国—现代 IV. ①I246.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15) 第185700号

书 名: 江湖奇侠传
著 者: 平江不肖生
责任编辑: 刘晓京 邹伟
装帧设计: 张永文

出版发行: 山西出版传媒集团·北岳文艺出版社
地 址: 山西省太原市并州南路57号
邮 编: 030012
电 话: 0351-5628696 (发行部)
0351-5628698 (编辑室)
传 真: 0351-5628680
网 址: <http://www.bywy.com>
E-mail: bywycbs@163.com
经 销 商: 新华书店
印刷装订: 山西人民印刷有限责任公司

开 本: 890mm×1240mm 1/32
印 张: 43.875
字 数: 1213千字
版 次: 2015年8月 第1版
印 次: 2016年1月山西 第1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378-3784-2
定 价: 98.00元 (上中下)

目 录

第一百零七回	献绝技威震湘阴县 舞龙灯气死长沙人	917
第一百零八回	柳家郎推荐真好汉 余八叔讨取旧家财	925
第一百零九回	讲条件忍痛还产业 论交情腆颜请救兵	932
第一百十回	株树铺余八折狂徒 冷泉岛镜清创异教	940
第一百十一回	试三事群宾齐咋舌 食仙桃竖子亦通灵	948
第一百十二回	工调笑名师戏高徒 显神通酒狂惊恶霸	960
第一百十三回	游戏三昧草鞋作钢鏢 玩世不恭酒杯充武器	972
第一百十四回	管闲事逐娼示薄惩 了宿盟打赌决新仇	978

第一百十五回	见本色雅士戏村姑 探奇珍群雄窥高阁	985
第一百十六回	展钢手高楼困好汉 挥宝剑小舍劫更夫	997
第一百十七回	出奇兵酒侠初建绩 盗宝器穷奴再立功	1003
第一百十八回	追玉杯受猴儿耍弄 返赵壁叹孺子神奇	1010
第一百十九回	失杯得杯如许根由 惊美拒美无限情节	1022
第一百二十回	宝钗相赠红粉多情 木棍横飞金刚怒目	1034
第一百二十一回	浑人偏有浑主意 憨大忽生憨心肠	1045
第一百二十二回	装神灵大念消灾咒 求师傅险尝闭门羹	1052
第一百二十三回	示真传孺子可教 驰诡辩相人何为	1059
第一百二十四回	挡剑锋草鞋著异迹 烧头发铁匣建奇勋	1067
第一百二十五回	老和尚演说正文 哭道人振兴邪教	1077
第一百二十六回	老道甘心作护法 半仙受命觅童男	1087
第一百二十七回	慷慨以赴继志称能 捆缚而来半仙受窘	1094

第一百二十八回	遭危难半仙呼师傅 显神通妖道教党徒	1101
第一百二十九回	喷烈火恶道逞凶 突重围神鹰救主	1108
第一百三十回	堕绮障大道难成 进花言诡谋暗弄	1118
第一百三十一回	春光暗泄大匠怆怀 毒手险遭乞儿中箭	1128
第一百三十二回	救爱子墙头遇女侠 探贼巢桥上斩鳄鱼	1138
第一百三十三回	阻水力地室困双雌 惊斧声石岩来一马	1148
第一百三十四回	见绝技火窟救灾民 发仁心当街援老叟	1156
第一百三十五回	忧嗣续心病牵身病 乐天伦假儿共真儿	1164
第一百三十六回	指迷途郑重授锦囊 步花径低徊思往事	1172
第一百三十七回	避篡夺剜切千封书 怜孤单凄清两行泪	1180
第一百三十八回	飞烈火仇边行毒计 剖真心难里结良缘	1188
第一百三十九回	生面别开山前比法 异军突起冈上扬声	1196
第一百四十回	祭典行时排场种种 雾幕起处障蔽重重	1204

第一百四十一回	媚邪鬼两小作牺牲 来救星双雏全性命	1212
第一百四十二回	一棍当前小试身手 双剑齐下大展威风	1220
第一百四十三回	黑幕高张遁去妖道 病魔活跃累煞群雄	1228
第一百四十四回	发孝心暗入落魂阵 凭勇气偷窥六角亭	1236
第一百四十五回	抗暴无人气塞胸怀 倒戈有人变生肘腋	1244
第一百四十六回	各驰舌辩镜胜于金 互斗神通水不如火	1252
第一百四十七回	病榻旁刀挥如急雨 擂台上百打若连珠	1260
第一百四十八回	见奇观满天皆是剑 驰快论无语不呈锋	1268
第一百四十九回	小而更小数头白虱 玄之又玄一只乌龟	1276
第一百五十回	挫强敌玄机仗灵物 助师兄神技有飞刀	1284
第一百五十一回	遭暗算家破又人亡 困穷途形单更影只	1292
第一百五十二回	荒岛上数言结同志 喜筵前一卮奉新人	1300
第一百五十三回	巧计小施奸徒入网 妖风大肆贤父受迷	1308

第一百五十四回	彼妇何妖奇香入骨 此姝洵美娇态殚人	1316
第一百五十五回	客商遭劫一包银子 侠少厌惊两个人头	1324
第一百五十六回	致密意殷勤招嘉宾 慕盛名虔诚拜虎寨	1334
第一百五十七回	壁上留诗藏头露尾 筵前较技斗角钩心	1341
第一百五十八回	灯火下台力卫奇珍 黑洞中单身献绝艺	1349
第一百五十九回	论前知罗汉受揶揄 着先鞭祖师遭戏弄	1356
第一百六十回	悲劫运幻影凛晶球 斥党争谰言严斧钺	1364

第一百零七回 献绝技威震湘阴县 舞龙灯气死长沙人

奇侠传做到一百零六回，本打算就此完结，非得有相当机会，决不再继续下去的。书中应交代不曾交代，应照应不曾照应的所在，原来还很多，何以不待一一交代清楚，照应妥帖，就此马马虎虎地完结呢？这其中的原因，非在下亲口招供，无论看官们如何会猜情度理，必也猜度不出。

究竟是什么原因？说起来好笑。在下近年来，拿着所做的小说，按字计数，卖了钱充生活费用。因此所做的东西，不但不能和施耐庵、曹雪芹那些小说家一样，破费若干年的光阴，删改若干次的草稿，方成一部完善的小说。以带着营业性质的关系，只图急于出货，连看第二遍的工夫也没有。一面写，一面断句，写完了一回或数页稿纸，即匆匆忙忙地拿去换钱。更不幸在于今的小说界，薄有虚声。承各主顾特约撰述之长篇小说，同时竟有五六种之多。这一种做一回两回交去应用，又搁下来做那一种，也不过一两回，甚至三数千字就得送去。既经送去，非待印行之后，不能见面，家中又无底稿。每一部长篇小说中的人名、地名，多至数百，少也数十，全凭记忆，数千万字之后，每苦容易含糊。所以一心打算马虎结束一两部，使脑^①筋得轻松一点儿担负。不料一百零六回刊出后，看官们责难的信纷

^①据叶洪生《近代中国武侠小说名著大系》总编序，本书第一百零六回以上为平江不肖生（向恺然）所作，从一百零七回起为走肖生（赵茗狂）续完，特此说明。

至沓来，仿佛是勒逼在下非好好地再做下去不可。以在下这种营业性质的小说，居然能得看官们的青眼，在下虽被逼勒得有些着急，然同时也觉得很荣幸。因此重整精神，拿一百零七回以下的奇侠传与诸位看官们相见。

于今且说柳迟自火烧红莲寺之后，虽以救卜巡抚有功，不难谋得一官半职。只因他生性恬淡，从小就悟到人生数十年，无论什么功名富贵，都是霎霎眼就过去了。惟有得道的人，可以与天无极。加之得了吕宣良这种师傅，更不把功名富贵放在心目中，只一意在家侍奉父母，并努力吕宣良所传授他的道法。柳家所住的地方，在第一集书中已经表明过的，在长沙东乡隐居山底下。这隐居山本是长沙、湘阴交界之处的一座大山。斯时正是太平之世，人民都得安居乐业。每到新年，士农工商各种职业的人，都及时行乐。不过行乐的方法极简单，除了各种赌博之外，就是元宵节的龙灯。龙灯用黄色的布制成，布上画成鳞甲。龙头龙尾用篾扎绢糊，形式与画的龙头龙尾无异。连头尾共分九节，每节内都可点灯。由乡人中选择九个会舞龙灯并身强力壮的人，分擎九节。再用一个身手矫捷的人，手舞一个斗大的红球，在龙头前面盘旋跳舞，谓之龙戏珠。会舞的能舞出种种的花样来。配以锣鼓灯彩，到乡镇各人家玩耍。所到之家，必燃放鞭炮迎接。殷实些儿的人家，便安排酒菜款待，也有送钱以代酒菜的。长、湘两县的风俗都是如此。每年在这种娱乐中，所耗费的鞭炮酒菜的钱，为数也不在少。这种龙灯，并非私家制造的，乃由地方农人按地段所组成的乡社中，提公款制成。每纵横数里之地，必有一乡社，每乡社中必有一条龙灯。因为龙灯太多，竞争的事就跟着起来了。甲社的龙灯，舞到了乙社，与乙社的龙灯相遇，彼此便两不相让，择地竞舞起来。甲舞一个花样，乙也得照样舞一个，以越快越好。不能照样舞的，或舞而不能灵捷好看的，就算是输了。舞这条龙的人，安分忠厚的居多。输了就走，没有旁的举动。若是轻躁凶悍的人居多，输了便不免恼羞成怒，动手相打起来。每年因舞龙而械斗而受伤的，两县之中，总有数人。舞龙的还容易练习成为好手，惟

有舞球的，非平日练有一身武艺，会纵跳功夫的，不能讨好。柳迟所住的地方，与湘阴交界。因县界的关系，舞龙争胜的举动，比甲社与乙社相争得更激烈。长沙这边因会武艺的多些，每次竞舞起来，湘阴方面舞红球的人，多是被比输了的。湘阴人怀恨于心，也非一日了。大家存心要物色一个有惊人本领的好汉来舞红球，务必胜过长沙人，方肯罢休。

这年十月间，湘阴县城里忽来了一个卖武的山东人，自称为双流星赵五。这赵五所使的一对流星，与寻常人所使的完全不同。寻常流星最大的，也不过茶杯粗细。圆的居多，八角的极少。赵五使的竟比菜碗还大，并且是八角的。同时双手能使两个。铁链有一丈多长，比大指头还粗。

赵五初到湘阴县城里来，一手托着这么一个流星，走向各店家讨钱。口称路过此地，短少了盘缠，望大家帮助几文，好回山东去。说毕，就舞动两个流星。看的人只听得呼呼风响，无不害怕碰在流星上，送了性命，情愿送钱给赵五，求赵五到别家去。若遇了鄙吝之家，不肯送钱的，赵五便舞动双流星，向街边石上打去。只打得火星四迸，石块粉碎。再不送钱给他，就举流星向柜房里乱打，故意做出种种惊人的举动。有一个店家正在吃午饭的时候，赵五到了店门外讨钱。这店里的人也不知道赵五的厉害，以为是平常走江湖卖艺的人，懒得理会。各人都端着饭碗吃饭，连正眼也不瞧赵五一下。赵五说了求帮助路费回山东的话，又舞了几下流星。见吃饭的各自低头吃饭，毫不理会，赵五不由得气急起来，双手举起两个大流星，向上座两人手中的饭碗打去。真打的巧妙极了，刚刚将两只饭碗打翻，覆在桌上，并不曾打破半点，连碗中的饭都不曾散落地下。只吓得同桌的人都立起来，望着赵五发怔。赵五早已收回了流星，又待向座上的人打去。店里的人方注意这一对斗大的流星，惊得连忙摇手，喊道：“打不得，打不得！你不过是要讨钱，我们拿钱给你便了。”赵五听了这话，虽不再用流星对人打去，但仍不住地舞出许多花样。只见那个流星忽上忽下，忽前忽后，忽远忽近，舞得十分好看。街上过路的人，无不停步观看。

凑巧这店里的老板，就是靠近长沙乡下的一个绅士，平常因舞龙赛不过长沙人，心中早已恼恨，多时蓄意要觅一个有惊人武艺的好汉，来舞龙前的红球。无奈到处留心物色，总是遇不着当意的人。这回看见赵五舞双流星，不觉触动了心中舞龙的事。暗想有这种舞流星的本领，若到乡下去舞龙珠，料长沙人决没有赶得上的。好在于今已是十月底了，不过一个月后就是新年，我何不与这人商量，留他在此过年？明年正月初间我带他下乡去，教他当舞龙珠的人，岂不可以报复历年的仇恨？想罢，即放下饭不吃了，迎上前，对赵五拱手，请问姓名。赵五见这老板温和有礼，忙收了流星，也拱手将姓氏说了。偏巧这老板也姓赵，听了喜笑道：“你我竟是本家！兄弟在这里开店多年，江湖上卖艺糊口的人，从此地来来往往的，兄弟眼中所见的，也不少了，从来不曾见过有像老兄这般本领的，实在难得，实在令人钦佩。兄弟想委屈老兄到里面坐谈一会，不知老兄可肯赏光？”赵五想不到有人这般优待他，岂有拒绝之理？当即被赵老板邀进了里面客室，分宾主坐定。赵老板开口问道：“老兄因何贵干到敝处来的？”赵五道：“兄弟出门访友，到处为家已有数年了，并没有什么谋干的事。”赵老板又问道：“老兄打算回山东原籍过年吗？”赵五带笑说道：“说一句老实不欺瞒本家的话，我们在外求人帮助盘缠回家，是照例的说法，并非真个要归家短少了路费。兄弟特地来贵处访友，尚不曾访着一个好汉，暂时并不打算就回山东。”

赵老板问道：“不打算回山东，却打算到那里去呢？”赵五道：“这倒没有一定。因为昨日方到湘阴县来，若是在此地相安，等到过了年再往别处去也说不定。”赵老板喜得脱口而出地说道：“能在此地过了年再去，是再好没有的了。”随即将乡间新年舞龙灯，与长沙人争胜的话，及想请赵五舞龙珠的意思说了一遍。赵五听了，踌躇不肯答应，赵老板猜他不肯答应的原由，必是觉得于他自己没有利益，遂接着说道：“我们乡下舞龙灯，所到的人家照例得送酒菜油烛钱。这笔款子总计起来，也有二三百串。平日得了这笔款子，除却一切开销外，余钱就存做公款。老兄若肯答应帮忙，

余钱便送给老兄作酬劳之费。不知老兄的意下何如？”赵五这才开了笑颜，连说：“银钱是小事，倒不在乎，只是从现在到明年正月，还有一个多月，这一个多月的居处饮食，须烦本家照料。”赵老板忙说：“这自然是我的事。”

赵老板既和赵五说妥了，便特地邀集乡间经理每年舞龙灯的人，聚会讨论请赵五的事。一般人都因平日受了长沙人的气，没有一个不赞成赵老板的办法，并情愿在地方公款内提出些钱来，供养赵五。赵五的酒量最大，湘阴人想他替一般人出气，不惜卑词厚币，以求得赵五的欢心。赵五每饮辄醉，醉后就舞流星。赵五的年纪不过三十岁，酒之外并喜嫖窑子，湘阴人也只得拿出钱来，给赵五充夜度资。

喜得为时不久，转眼就到了新年。赵老板带着赵五下乡，拿出平日舞的红球给赵五看。赵五看了，摇头道：“这东西舞起来有什么好看？不如索性用我的两个流星，用红绸包裹起来，舞时倒还好看。”一般人听了，更加欢喜，召集舞龙的人，练习了几日。有了这么一对特别的龙珠舞起来，果然分外精彩。从十二日起，赵五便手舞双流星，率着这条经过特别训练的龙灯出发，向长沙地界舞去。长沙地方舞龙的人，看了这种特别的龙珠，知道是有意请来图报复的。就是平日以善舞龙珠自豪的人，也自料不是赵五的对手。既是明知赛不过，遂大家议定：这年不舞龙灯，免得受湘阴人的羞辱。以为没人与他们比赛，一方面鼓不起兴来，自非罢休不可。不料湘阴人见占了上风，那里肯就此罢手呢？

旧例：各人家对待龙灯，本境的无不迎接。舞龙灯的也无须通知，挨家舞去就是了。外境的谓之客灯，便有接有不接，听各人家自便。客灯得先事派人通知，这家答应接灯，舞龙灯的方可进去。办酒菜接待客灯的极少，因为客灯多是不认识的人，平日没有感情，用不着费酒菜接待。这年长沙境内既因有赵五停止舞龙灯，地方各人家自然都商妥了不接待客灯。那知湘阴人不问各人家答应与否，竟照本境龙灯的样，也挨家舞去。赵五舞着一对流星，到人家东打西敲，只吓得各家的妇人小孩躲避不迭。

有时不留神挡了赵五的去路，赵五是老实不客气地就举流星打去。但是他的流星很有分寸，刚刚将挡路的人打倒，并不受伤。然被打的无不吓得魂飞天外。长沙人如何能受的了这种羞辱呢？于是集合了许多绅士，商议对付的方法。柳迟的父亲柳大成，也是地方绅士之一。有一个绅士，对柳大成说道：“湘阴人这回全仗赵五一个人，在我们长沙耀武扬威。看赵五这厮的本领，委实不错。非有绝大本领的人，对付这厮不了。听说你家迟少爷多与奇人往来，想必他的本领已不小了。这是地方公事，有关我们长沙人的颜面，想请他出来，替我们大家争回这一口恶气。”柳大成还不曾回答，许多绅士已齐声说道：“不差，不差！我们这地方，周围数十里内，谁不知道柳迟得了异人的传授，有非常的本领。这事非找他出头，我们是无法出气的。去，去，我们一同到柳家去，当面请他出来，料他也却不过我们的情面。”柳大成见众人都这么说，自己也不知道柳迟究竟有没有这种本领，不好怎样说法，只得答应带众绅士来家。

柳迟正在书房中做日常的功课，忽从窗眼里看见来了这么多绅士，以为是寻常会议地方事务，不与自己相干的，便懒得出来周旋。只见自己父亲竟引着一大群绅士，直走到自己书房门口来了，只得起身迎接。一个年老的绅士在前，向柳迟拱手说道：“我们长沙人于今被湘阴人欺负到这一步了，你迟少爷学了一身本领，也忍心不出来替我们大家出出气吗？”柳迟突然听了这番话，那里摸得着头脑呢？望了那老绅士怔了一怔，说道：“湘阴人如何欺负我们长沙人？我因不大出门，不得知道。”柳大成让众绅士坐了，即将湘阴人越境舞龙灯的情形说了一遍道：“诸位绅士说你多与奇人往来，必有本领可以对付这赵五，好替长沙人争回这口恶气。你究竟有没有这种能耐，你自己知道。若自信有力量能对付赵五，就不妨遵诸位绅士的命，出来想想对付的方法。如果自问没有这般能耐，这也不是一件当耍的事，须得谨慎。”柳迟笑对众绅士说道：“柳迟还是一个小孩子，那里有这种大本领？实在辜负了诸位老先生一番奖借的盛意。不过湘阴人这种举动，也未免太使人难堪了。长沙人每到新年，照例是要舞龙灯

的。今年因见湘阴人请了个赵五，情愿停止龙灯不舞，就算是让输退让了。得了这样的上风，尚不知足，还只管在长沙境内横冲直撞，情形也实在可恶。不过依柳迟的愚见，让人不为怕人。我们已因让他不舞龙灯，好在明日就是元宵了，不如索性再让他一日。照例龙灯舞到元宵日为止，忍过明日便没事了。赵五既是山东人，不能每年来湘阴帮助他们舞龙灯，到明年看他们湘阴人又仗谁的势？我们长沙人是与湘阴人争胜，不是与山东人争胜。他们借山东的人材来比赛，究竟不但不能算湘阴人胜了，反为丢尽了湘阴人的脸，不理睬他最好。”众绅士听了柳迟这话，也觉有理，便各自散归家去了。

元宵日，赵五带着龙灯，到长沙境内舞的更起劲。无如长沙人都存心不与他们计较，元宵已过，以为此后可以不再受湘阴人的羞辱了。想不到十六日早起，舞龙灯的锣鼓又响进长沙界来了。地方绅士见湘阴人这么得寸进尺的赶人欺负，不由得都怒不可遏。大家商议，仍主张找柳迟出头设法。于是又同到柳迟家来，仍由前日那老绅士开口对柳迟说道：“我们前日因迟少爷说让人不是怕人，教我们索性再忍耐一日，我们也知道迟少爷少年老成，不愿多事，就依遵了，忍辱让他们湘阴人在长沙闹元宵，毫不与他们计较。那知道他们湘阴人竟得寸进尺，今日是正月十六，元宵已经过去了。他们闹元宵的龙灯，今日已大锣大鼓地舞进境内来了。似这般受人欺辱，我等断乎不能再忍了，只得再来求迟少爷出头。如果迟少爷定不肯出头，我们也只好鸣锣聚众，务必把湘阴人打出境去，就打死几个人也说不得了。”柳迟听了，也吃惊似的问道：“过了元宵还来舞龙灯吗？是不是仍由赵五舞着双流星在前头开路呢？”老绅士点头道：“若没有赵五那厮，湘阴人就有天大的胆量，也不敢是这般来耀武扬威，我们也不至来求迟少爷出头了。”

柳迟沉吟了一会，说道：“我料湘阴人虽因往年舞龙灯赛不过我们，心中有些怀恨，今年我长沙人既为不能与他们比赛，停止舞龙灯，他们的上风也占尽了，何苦今日还来舞呢？这不是画蛇添足的举动吗？湘阴绅士

中也不少明理的人，何以干出这种无味的事来呢？这其中恐怕尚有旁的缘故。倒不可不派人去湘阴打听打听。”那老绅士道：“无论他们有什么缘故，其存心来侮辱我们长沙人，是毋庸置疑的了。于今请迟少爷爽利些说一句：到底肯不肯为地方出头，对付赵五？”柳迟道：“我没有不肯出头之理。不过我出头也未必能对付赵五。现放着一个武艺极高强的好汉在这里，诸位老先生何以不去请他出来呢？”不知柳迟口中所说的这个武艺极高强的好汉，究竟是什么人？且待第一百零八回再说。

第一百零八回 柳家郎推荐真好汉 余八叔讨取旧家财

话说那老绅士听了柳迟这句话后，愕然地问道：“这地方只有你迟少爷常有奇人来往，我们料想必有大本领。除了你之外，还有谁的武艺极高呢？”柳迟笑道：“余家大屋的余八叔，不是有极高强的武艺吗？”那老绅士说道：“余八叔才从外省回家的时候，我们确曾听说他练了一身好武艺。只是近年来他专心在家种田，不但没人见他显过武艺，并没人听他谈过武艺。就是从前武艺高强，隔了这么多年不练，只怕也生疏了。”柳迟摇头道：“旁人没见他显过，我曾见他显过。旁人没听他谈过，我曾听他谈过。不但没有生疏，并且无日不有进境。去求他出头，必能替地方人争一口气。”众绅士道：“既是如此，就请迟少爷同去请他。”柳迟连连摇手道：“使不得，使不得！有我去了，他必不肯出头。不仅我不可去，且不可对他说是我推举他的。余八叔的性情脾气，我深知道，最是面软，却不过人的情面，他待人更是谦虚有礼。旁人去请他，除却是不知道他的，他或者不认会武艺的话。像诸位老先生，都是本地方绅耆，为的又是地方公事，我料他断无推诿之理。柳迟决非偷懒不陪诸位老先生同去，实在是恐怕他向柳迟身上推卸。柳迟也非偷懒不出头对付赵五，只因敝老师曾吩咐在家安分事父母，不许干预外事。加以听说赵五的武艺也非同小可，估量也是名人的徒弟。柳迟能不能对付他，既没有把握，又违了敝老师的训示，所以不